

我眼中的刘少奇

郭思敏 天羽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书名：我眼中的刘少奇

作者：郭思敏 天羽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ISBN：7-202-01258-8/K827=72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定价：24.00 元

重 印 说 明

我社于 1990 年~1995 年陆续出版了《我眼中的毛泽东》、《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我眼中的周恩来》、《我眼中的刘少奇》、《我眼中的朱德》，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并曾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多种奖项。这是一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而写的回忆文章集萃，作者为不同时期各界中外历史人物。

为了满足各界读者对人民领袖了解和认识的渴望以及图书市场品种多样化的要求，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丛书。在重印时，经作者同意，为使整套丛书体例趋于一致，将原《我眼中的毛泽东》（续集）和《我眼中的毛泽东》改为《我眼中的毛泽东》（上下）；除了将文章中的极少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外，原书内容未动；同时，经重大选题备案以后，又增加了《我眼中的邓小平》（上下），作为丛书之一，同时推出。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7 月

目 录

铁血男儿	贺执圭 (1)
有志青年	罗章龙 (4)
从上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	肖劲光 (6)
不肯坐轿子的主任	张明生 (15)
奉天被捕前后	孟用潜 (21)
不怕扣“帽子”	杨尚昆 (33)
抽旱烟的委员长	刘泽西 (36)
中央代表老戴	郭明秋 (43)
对山西抗战工作的指导	薄一波 (53)
第一次见到父亲	刘爱琴 (60)
初到中原	王阑西 (65)
从延安到竹沟	苏 斌 (74)
教授·政治家·教育家	王阑西 (84)
“经济困难不能靠募捐”	肖望东 百川 (87)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前后	吴黎平 (92)
徐海东的“秘书”	周东屏 (97)
华中的日日夜夜	薛丹浩 (100)
“有家才有饭吃有衣穿”	潘启琦 (111)
科学的工作方法	刘顺元 (116)

“靠国民党吃饭不行”	郑 重	(119)
奉命保卫刘少奇	胡炳云	(122)
淮河斗顽敌	张爱萍	(127)
知识分子副团长	姜茂生	(138)
“不要再写‘鬼子’二字了”	戴伯韬	(142)
重振军威	沈其震	(144)
首长与良师	周长胜	(148)
诲人不倦	吕振羽 江 明	(152)
同甘共苦	魏良彬	(161)
宣传画和孔夫子问题	吕振羽 江 明	(166)
护送少奇过微山湖	胡桂林	(177)
两接少奇同志	杨秀山	(182)
精制“奶油饼干”	朱仲丽	(191)
“要向列宁的胡子卫士学习”	许志望	(195)
三个突出特点	刘澜涛	(198)
跳舞与演讲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206)
视察“南昌”舰	曾泉生	(208)
周到、细心的关怀	张友渔	(213)
访问莫斯科轶事	刘爱琴	(216)
关于“天津讲话”	薄一波	(223)
办好开滦的指路灯	王 林	(228)
名副其实的院长	杨献珍	(241)
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	金 凤	(247)
教子有方	杨淑梅等	(258)
对小商小贩的政策	程子华	(263)

国家主席和泥巴腿	王升平	(267)
老战友之间	石国瑞等	(278)
收音机是哪里来的？	吴振英 刘振德	(281)
“共产党是不怕群众的”	郭固邦	(284)
红墙内的普通人	王近仁	(290)
夫人的回忆	王光美	(293)
体育是全民的事业	荣高棠 黄 中	(309)
跳舞记趣	朱仲丽	(314)
庐山轶事	方志纯	(317)
掏粪工的荣誉	时传祥	(325)
一个生日蛋糕	吴振英 刘振德	(328)
兄弟、战友和同志	张寿巴	(331)
“少奇同志”	吴振英 刘振德	(334)
人民忧乐系心头	康 政	(340)
“要顶住上面的瞎指挥嘛！”	吴振英 刘振德	(344)
故乡之行	扶定松	(348)
下基层·堵后门·吃便饭	赵文甫	(353)
彻查“破坏耕牛”案	李强等	(359)
林场一夕	孟昭贵	(362)
“解散食堂不是反对社会主义”	张平化	(366)
对孩子的“管”和“放”	吴振英 刘振德	(370)
坚持两个“三七开”	吴冷西	(375)
恨铁不成钢	刘爱琴	(380)
日常生活与工作	吴振英 刘振德	(387)
“国家主席也是平民”	陈丕显	(401)

陌生的客人	王光英 (406)
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刘平平等 (416)
逝者和生者的欣慰	邓力群 (445)
编后记	(456)

少奇同志身背“毋忘国耻”的大字标语，手执写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挺胸昂首，振臂高呼……他用激情感染了许多的人。

——贺执圭^①

铁 血 男 儿^②

70年前，在宁乡县玉潭高小，我结识了少奇同志。我俩形影相伴地学习、生活了3年。少奇同志初入校时，穿的是乡下的大襟衣衫，被大家喊做“乡里伢子”，直到开课以后，才渐渐恢复了本名。这倒不是因为穿着变“洋气”了，而是他以才取胜。他文章写得好，总是发帖、传观，考试又常得头名，哪个还敢小看他！他因为书读得多，早在乡下，就有个“刘九书柜”的绰号哩！

少奇同志读书有着明确的目的——为国为民。他初名卫璜，到玉潭高小后改为卫黄，意思是“卫我炎黄子孙”。在他的床头，刻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篆字，这是他“日三省吾身”的座右铭。当日本帝国主义占据青岛和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来时，少奇同志咬牙切齿，顿足捶胸，痛骂“奸贼”。他满怀激情地表示：“民族危亡之际，男儿当马革裹尸，以身

报国。”

少奇同志的高小生活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惊涛骇浪中度过的。刚进学堂不久，在抵制“洋货”的运动中，他被推举为班代表，领着同学们罢课、示威、清查洋货……“冲锋陷阵，无役不从”。毕业那年，他又被全县小学生公推为首领，在宁乡闹起了“反袁驱汤”。他对素有“汤屠夫”之称的湖南督军汤芑铭毫不畏惧，每次游行示威，总是走在最前列。他当时身背“毋忘国耻”的大字标语，手执写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挺胸昂首，振臂高呼。讲演时，谈到亡国的惨痛，则痛哭流涕；谈到救国的理想，则慷慨激昂。他用激情感染了许多人。

一次，少奇同志在游行时被汤芑铭的士兵抓住，同学们把他救了出来。事后，校方以“闹事”为由，将他开除。听到这个消息，玉潭高小全体学生都要求退学，此事闹得满城风雨，结果迫使县知事取消开除少奇同志的决定，并将反动校长解职。

千秋万载，谁能忘却少奇？伟人长逝，伟业长存。我曾写过一首缅怀少奇同志的诗：

百十年来风雨狂，炎黄学子莽苍苍。
毋忘国耻排倭寇，痛斥梟雄覬帝王。
革命终须师马列，忧时亦可效孙黄。
兴亡自古谁无责，铁血男儿史册香。

①贺执圭，当时是刘少奇同志的同学，解放后任湖南省政

协委员。

②根据梅原《铁血男儿史册香——贺执圭老人谈少奇同志在玉潭高小》一文摘编。

少奇同志沉默寡言，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感到他是个忧国忧民、很有志气、很有抱负的青年。

——罗章龙^①

有 志 青 年^②

1914 年至 1918 年，我在长沙联合中学读书的时候，班里有不少同学是宁乡人。他们常与在长沙其他学校读书的宁乡同学来往。我时常见到一个瘦高个儿的青年到联合中学来。经同班同学介绍，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刘少奇，是长沙第一中学的学生。少奇同志虽然比我小两岁，但聪明能干，举止稳重，深为同学所敬佩。那时，我们都是中学生，还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理想，互相间仅仅是一般来往。少奇同志沉默寡言，但他的一举一动，都使人感到他是个忧国忧民、很有志气、很有抱负的青年。不久，他果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 年，少奇同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冬天，毛主席和在湘的新民学会会员团结湖南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少奇同志决定和任弼时、肖劲光等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第一批赴苏联学习，寻求救国之道。

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四”运动以后的

北京，党和团的活动逐渐开展。“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组织起来，里面有不少湖南人，都是我的同学。从1919年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1920年形成了一个热潮，这对全国青年影响很大。所以湖南一发起留俄运动，北京、上海立刻有人响应。在北京的湖南同学陈维仁和王一飞都报了名。我因为给这两位同学送行，在上海碰到了即将赴苏学习的少奇同志。

老同学久别重逢，分外亲热。特别是这时我们已经不再是一般同学关系，而是有共同政治方向的青年。我对他出国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表示衷心祝贺。少奇同志也很关心我在北京的情况。他说，北京是进步青年集中的地方，也是各种政治势力汇聚的地方；北京有许多名流，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北京大学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地方。所以，他希望今后建立联系，互相通信交流情况。因为我们都没有出国的经验，所以，对旅途安全问题也谈得很多。少奇同志为这次偶然的见面感到很高兴。分手时，我们还说了许多互相鼓舞、互相勉励的话。

①罗章龙，是刘少奇同志的同乡，在长沙学习时有交往。

②节选自《少奇同志早期革命活动片断回忆》一文。

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
天，也不随便上街。

——肖劲光^①

从上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②

我与少奇同志相识很早。1920年夏天，我和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6人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到上海后，我们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学习。外国语学社的负责人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杨明斋，他是海参崴华侨的负责人。这个地方当时是毛泽东同志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辅助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的一个机关所在地。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是机关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俄文班学习的地方。我们到上海后，认识了少奇同志。他比我们先到上海，也和我们一起学俄文。我和弼时同志到俄文班不久，就加入了工读辅助团。少奇同志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衣着朴素，举止端庄，态度严肃，从不开玩笑。他为人正直、富有革命理想，办起事来很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从此，我们相处在一起，从上海到苏联，又先后回国，到达安源，共同经历了两年多的风风雨雨。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世界，也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革命者有了希望，看到了光明。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等在组织了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之后，1920年就改为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少奇同志和我们十多个青年，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聚集在上海学习俄文，准备出国。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不很了解，只知道在那里工农当家做了主人，劳苦大众彻底得到了解放，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苏联政府关于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也于1920年初传到中国。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我们。到俄国去，学习革命的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这就是当时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共同想法。由于目的明确，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

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们一起学俄文，下午又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联络，做些宣传工作；有时做工。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在前面举旗杆的多是我们这些人。我们除学习俄文外，每星期天还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请人来演讲。我记得常来讲课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他主要讲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本马列书籍，书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的大胡子像。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或阅读《共产党宣言》，或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那时，我们这帮娃娃住在法租界，敌人对我们并不太注意。因为我们的革命活动才刚刚开始，也还没有直接地、尖锐地触及到他们，所以当时在法租界里敌我之间的斗争还不十分尖锐。法国警察当局也知道我们在渔阳里的情况，并不太管我们。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菜市路的一个亭子间里，下面就是安南巡捕的一个岗亭，他们也不太理睬我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少奇、弼时和我一起由工读辅助团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是第一批入团的。关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间，我只记得是冬天，究竟是 1920 年冬还是 1921 年初，记不清楚了。后来我问过少奇和弼时同志，他们都说是 1920 年冬。

我们在上海学了 8 个月的俄文和一些马列书籍。1921 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1920 年 5 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通过杨明斋（杨明斋与第三国际和苏联在海参崴的党组织都有联系），介绍到俄国去。我和少奇、弼时等十多个青年当时都很兴奋。我们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一起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去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是在日本占领之下，而伯力已经由苏联红军控制。海参崴与伯力之间有一条伊曼河是分界线。河这边是“白”区，河那边是“红”区。到了海参崴，少奇同志等几个负责人与海参崴大学教授伊凡诺夫接上了头，并安排了去伯力的行程。我们在一个小旅店里住了几天。天很冷，少奇同志和我们都挤着睡在一起。那时海参崴正发生鼠疫，凡是住旅店的

进出都检查得很严。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的总领事馆对我们很注意。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从哪儿来的，误认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到俄国去的代表，抓了我们几个人去审问。被抓的有少奇、吴芳等同志。这几个同志都是我们的负责人，年纪也都比较大一些。听说在审问时，敌人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阵势，两边站着刀枪手，就像唱京戏那样。领事馆的人问少奇同志是干什么的，少奇同志沉着地回答说：是做裁缝的。因为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大多是做苦工或者是做裁缝、理发等手工工艺的。少奇同志是湖南人，讲湖南话，他们也听不太懂。不管怎么问，少奇同志始终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一顿，就把少奇等同志放了。回来以后，少奇同志讲了审问的情景，讲时神态自若。他那勇敢机智、临危不惧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军阀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虽然放我们走了，但并不死心，又通知驻伯力的领事馆注意我们。所以我们到了伯力后，领事馆就派人跟着我们。但是伯力已经是红军的天下，他们鞭长莫及了。我们到伯力后，一切都由红军接待，吃住都有人负责，就像到了家。在这个自由的新天地里，我们到处都感到亲切，感到呼吸舒畅。大家用不着装扮了，不用躲躲闪闪了，也不用装做互不认识。少奇同志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我们大家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看到的、感到的一切，在国内、在路上那种担惊受怕的情绪一下消失了，开始体会到解放了的滋味。

从海参崴到伯力是分散成若干个小组走的，当时我和弼时同志一路。在伯力住了几天，集中了 10 个人左右，然后继续前往莫斯科。由伯力到黑河，分为两路，一路乘船，一路乘火车。我和少奇同志乘船，弼时、罗觉等同志坐火车。从伯力到黑河这条航线也不太安全，因为船在黑龙江上行走，有时走中国水域，有时走俄国水域。走中国水域时，有时会遇到鸣枪停航检查，但苏联船上的人对这一套都很熟悉了，有办法对付他们。一路上，少奇同志和平时一样很少讲话，遇事非常冷静沉着。我感到，在他的身上蕴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到了黑河，仍由红军接待。黑河的红军司令是一位老太太。中国侨民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武装支队，打仗很勇敢，红军很信任他们，对我们印象也很好。没有几天，水旱两路人员集中后，我们又继续向莫斯科前进了。

从黑河到莫斯科我们都乘火车。由于缺乏燃料，火车开开停停，在路上我们大约花费了 3 个月的时间。一路上，我们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情景。少奇同志是我们的一个组长，对这一段历程的见闻，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过他的感受。当时苏联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白匪暴乱，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战争的严重创伤和敌人破坏的严重恶果却仍历历在目。工厂、矿山被破坏停产，农村被洗劫一空，粮食歉收，物资极度缺乏。一路上到处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全俄处于普遍的饥